

## 他们的人民厂

滕肖澜

四月二十五日,我那已经六十多岁的父母双双出席“人民厂”五十周年厂庆。衣服是新买的,头发也是新做的。可见节俭的二老对这次活动的重视。

一直听他们提起“人民厂”——国营人民机械厂,又叫九三三三厂。这个刻着岁月年轮的字眼,泛着老照片那样澄黄的光芒,于我既熟悉又陌生。她的模样,我几乎想不起来。所有关于她的印象,都来自我父母的描述,直接或是间接。那是个“小上海”,虽然远在江西,却以上海人居多。尽管可以想见境遇会是多么的艰苦,但苦中作乐,自有一番别样的情致在里头。人民厂,承载着我父母一辈的青春与梦想。尽管,在那样的岁月里,“青春”和“梦想”听着多少有些令人怅然。

我是在上海外婆家长大的。父母一年只能回沪一次,甚至更少。我以“借读生”的身份在上海生活着。“爸爸”、“妈妈”是个奢侈的字眼,这种感觉在我结婚生子以后重新回想,是真正的后怕,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其实孩提时代都是没心没肺的,所有的痛楚都不过夜,当时再怎么难受,过一阵也就罢了。像不粘锅,真正痛的是我父母。望着站在码头上的幼女,距离一点点拉远,放不下也要放,舍不得也要舍,看不到眼下,也望不到将来,可以想见那种蚀骨的绝望与悲怆。就像拿未洗净的锅煎鱼,几只下便粘了底,再怎么翻、怎么铲,都是无用。那种沾皮带肉的痛,自己当了母亲才能体会。

父亲从小便教我看书。书里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父亲替我打开的。喜欢看书、喜欢讲故事,到后来的喜欢写作,我朝着心中的文学梦进发。二十五岁那年,写完中篇小说《梦里的老鼠》,拿给父亲看,父亲说“可以了,试着投稿吧”——我的处女作便这样问世了。从此,我走上了写作的路。

我要写上海普通百姓的生活。当我见证了我父母那一辈人的悲欢离合,感叹人生的不由己,便对自己说——我要努力写出周遭普通百姓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幸与不幸。也许对于滚滚历史长河来说,他们只是汪洋里的一滴水;但对于他们自己,每一段人生都是烙上独特印记的,再小的一滴水也有灵性,像蕴在眼底的那滴泪,透过它往外看去,世界被凸显得无穷大。从这个角度,再辽阔无际的天与地,也只是我们眼中的一个小小定格。

我在一篇创作谈后写道:“……我深爱着,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因为我命运多舛的父辈们,在我眼里便显得尤为珍贵。她像一块宝玉。从小到大,闪烁着令我沉醉的光华。……我要写上海,我要写上海人。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经得起推敲的上海。她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浮华、遍地黄金,但也绝不是只有亭子间和小弄堂;她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毫无疑问,她是真诚的、温暖的;掀开她表面那层铅纸,底下是细致入微的肌理,五味杂陈的口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因为谨慎、自律,许多时候小心得过了头,但绝不是那种各自扫门前雪的冷漠,更不是那个被笑话了几十年的有些猥琐的小男人形象。相反的,她是那么的勤恳、宽厚和狠忍……”

“上海”这块宝玉,对我父母来说,曾经是求而不得,如今失而复得。人民厂的许多叔伯阿姨也都如愿回到了上海。小小离家老大回。我感受着父母辈的欣喜与嗟叹。人的一生,从后往前看,似是也望不到头;从后往前看,却是狂风吹起的书页,倏忽一下,便纷纷杂杂地翻了过去。

所以,只能感恩与惜福。忘却不幸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我真心希望我一生坎坷的父母能过得更好。有一句话这么说道:“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长大,您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仍然健康……”

——所幸,我好像真的有这个运气。



母亲从乡下来看望我。望着空荡荡的阳台,母亲说,种点菜吧,新鲜蔬菜有助健康。我说,不会种啊!母亲说,那我教你吧。

母亲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花盆,把菜籽小心地放进去。浇水、松土、施肥,忙得不亦乐乎。我问,这都是什么菜啊?母亲说,长出来你就知道了。母亲临走时,顺便还教给了我发小葱和蒜苗的方法。

母亲走后,我按母亲教我的方法精心地种菜。渐渐地,绿油油的韭菜苗长出来了。随后,小西红柿的苗也出来了。然后,小白菜、灯笼椒的苗也出来了。欣喜在我心中滋生,幸福的感觉萦绕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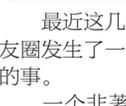
把生蒜一头头剥开,一瓣瓣整齐地码

没有人会否认,读一篇聪明刻薄的批评文章要比读一篇四平八稳的吹捧评论带劲得多。只有八岁小孩才会说:“我还没看过一部我不喜欢的电影。”涉猎越多,参照系越宽广,标准也会更严苛。刻薄也要有料打底,并不光凭天才张口即来。

对于新创音乐作品的首演而言,评论家的职责之一精准地定位并预测它是否是一部杰作,及其在音乐史中的位置。如果预测准确,评论家会随着作品一起流芳百世,若是为逞一时毒舌之快,误把杰作当成垃圾批判,不免会成为后人笑柄,“你看他当初居然没听出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是一部旷世杰作!”1853年的《巴黎音乐公报》上说:“《弄臣》缺乏旋律性,这部歌剧根本没可能被保留下来。”1854年伦敦一家报纸的记者写道:“《罗恩格林》演了几次……我认为它不太可能长期留在舞台上。”1874年波士顿的《每日广告报》宣称:“我们不需要什么预言家的天赋,就能预测一百年之后,除了百科全书家和古物研究者之外没人会知道柏辽兹是谁。”今天的我们以后见之明再回头去看这些刻薄的第一印象,实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音乐毒舌评论盛行于19世纪及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彼时的乐评人对攻击非传统的作曲家十分落力,“政治正确”的概念尚未诞生,人身攻击和评

### 边看边聊



最近这几天,我的朋友圈发生了一件惊动四邻的事。

一个非著名教授,一个还算本分的新闻学者,一个坚守了多年的文学评论者,居然大张旗鼓地宣布创办公司,让朋友圈里的许多朋友不可思议、目瞪口呆。一个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老板模样的酸文人,还真的当上了老板。有朋友直截了当对我说,你要闹哪样啊?

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之余,我又怎么能不好好做个解释,让大家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

几年前国家提出文化产业,今年两会上又提出“互联网+”,最近,两部委再次发文,允许和鼓励高校及科研单位技术人员离岗或在职创业。联系起来看,就是让我们这些文化人,用自己的文化“赚钱”!的确,我们的文化如果不能创造财富,我们的文化人如果不能在社会正常水平上分享财富,文化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呢?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文人如果不理经济,经济又如何理你呢?而你如果不能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你的文化又何谈服务社会,甚至改造社会呢?所以,创业的过程能更加

深刻地了解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必须涉身其中,摸爬滚打,真正了解财富背后的酸甜苦辣。作为文化人,也才有资格对于财富评头论足。

第二条,我现在在教授的学生主要是新闻传播专业,研究媒体是这个专业的主要对象和方向。我经常会对告诉学生,如今的时代,新媒体爆发式发展,媒体业正处在历史大转型的时期,而任何媒体转型的过程,都是媒体人积累财富的大好时机。普利策是这么好暴发起来的,默多克是这样起来的,马云也是这样起来的。我们作为学习媒体的年轻人,为何不抓住这样的机遇,不在学习中,在更好武装自己,以成为新时代的普利策和默多克为梦想呢?尤其是“互联网+”的提出,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战略大方向上,媒体大发展的机会也随之而至。然而,如果只是在课堂纸上谈兵,口头上讲大道理,对现在的学生来说很难有实际的说服力。因此我干脆身体力行,也算给学生做个样子。用我以前的一个小有成就的学生,也是现在媒体界比较

## 为啥我要去创业

郝雨

论创作几乎是一回事儿。詹姆斯·吉本斯·哈内克(James Gibbons Huneker)在1903年7月19日的纽约《太阳报》上写道:“有天晚上我在咖啡馆碰见了德彪西,于是被他独一无二的丑陋给惊呆了。他的脸很平,他的头顶也很平,眼睛很突出——他的表情既隐晦又阴郁,再加上他的长头发,乱胡子,粗鲁的着装

## 毒舌乐评会否打中你

盛韵

和软塌塌的帽子,他看上去更像个波希米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或者匈牙利人,而不是一个高卢人。他高耸的颧骨给他的脸带来了一些蒙古面相。他头颈短,黑发……这人简直像东方来的孤魂野鬼;他的音乐老早以前在婆罗洲半山腰寺庙里才能听到;写个交响曲是为了欢迎砍头猎手们带着可怕的战利品归来!”

今天绝不会有哪一家报纸会发表一篇将作曲家骂成“白痴”或“疯子”的评论,但1899年可不是这样。《音乐导报》上称理查·施特劳斯“要么神经错乱,要么正在飞速变成白痴”;几年后该报又以同样的句式和措辞攻击了勋伯格,“阿诺德·勋伯格要么像蠢蛋一样疯癫,要么就是个精明的骗子。”

乐评人抱怨最多的是现代作品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勋伯格的《室内乐交响

曲》曾被称为“刑房交响曲”,哈内克这样形容:“勋伯格激动万分地挥舞着尖利的音乐匕首,一小刀一小刀地割开受害者的皮肉。”路易·埃尔森(Louis Elson)建议德彪西的《大海》应改名为“晕海”。伦敦《观察家》杂志的乐评人听了贝拉·巴托克演奏自创钢琴作品的音乐会后,说平生从未经历这样的痛苦,“程度堪比一两

次所谓“无痛”拔牙出了意外。”

当痛苦变得不堪忍受,笔杆子又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乐评人只能起身发声抗议。勋伯格的《第二弦乐四重奏》(音乐史上可考的第一首无调性作品)在维也纳演出时,乐评人路德维希·卡帕思(Ludwig Karpath)感到有必要当场抛弃职业礼节,大喊大叫来缓解痛苦的紧张。有时候连作家也忍不住要发议论,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高级黑了一把,他借用小说人物之口说:“我喜欢瓦格纳超过任何人。他的音乐响得不得了,这样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讲话,而且保证旁人听不到你说了什么。”

有人会好奇,这些乐评家多半在私下都是很温和的人,为何写文章时却屡屡出口伤人?菲利普·黑尔(Philip Hale)也许可以为此心理学悖论提供一种解答,他在评论汉斯利克长篇大论攻击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檄文(汉斯利克认为柴可是对耳朵放臭气)时说:“我觉得汉斯利克博士的暴虐受到了两种动机的推动,一种是合情合理的义愤,一种是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急切愿望。”



马六甲微雨 (自描) 吕吉人

成功的一位新媒体人说过的话,叫做“学战一体化”。

最后,从更高的人生层面来讲,人生一世,不能总是一种活法吧。就我而言,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校门到校门。几十年钻在书堆里,寻章摘句,舞文弄墨。虽然也常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自慰;常以饱读诗书,精神富有而自赏。但是,这样的日子有时候也真的还是让人感觉十分单调和沉闷。

就因为这些,我要换一种生活方式。知天命之年去创业,愿天命助我成功!

逝水无痕!在不意中暮年竟悄悄来临,不免让人心惊!回忆青年时那青涩、懵懂、朦胧与憧憬,一如烟云,唯不能忘记母校的培养,是她使我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想我厦大,风景如画,人杰地灵,仅文科言,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罗常培、顾颉刚、川岛、林庚等先后留下足迹。我能在此读书,何等幸事啊!老师的精彩讲课,中文系图书馆丰富的资料浇灌了我这棵幼苗,令人一生难忘!在母校提前一年毕业了,在校报《新厦大》的记者编辑生活,也是一种磨练!以后,我从福建省教育厅高教处调入上海,参加了《辞海》工作,又陆续编辑了好几部语文工具书。出版了多部作品。我是在差不多五十岁后才开始文史小品的写作的,所用素材实际上很多还是在母校的读书笔记。

当《书香小语》初成之时,不知怎的,又想起母校滨海礼堂,那白城水操台,特别是大学边上五老峰下的古寺南普陀庙,那时人迹罕至,恍如仙境,也是个读书的清静圣地。这些,都常在梦魂中。

有一年春节我未回沪,在夕阳山影中,一位年轻僧人邀我到禅房小坐,他用香茶、柑橘招待我,赠我佛书,勉励我不要放弃书本,他的话,使我振作起来。在批评白专道路后,这一寒假,我又读了一些书。这位僧人也同样让我难忘。

感谢文洁若女士、丁锡满(萧丁)先生为我的书题字。小书收录读书笔记、书评等约百篇,另有《鲁迅大传》《唐代文学百科大辞典》等审稿报告多篇作为附录收入。感谢母校《凤凰树下》丛书邀我加入,使我有机会可以向母校通过本书报告一个学子毕业后从事文化工作的若干成绩。

## 念厦大

卢润祥

## 今宵打谜

杨一峰  
在大街行走  
(字一)  
昨日谜面:工作十分拼  
(二字围棋术语)  
谜底:活角  
(注:活,工作;角,十分;拼,作“抱合字”)

聪明愚笨与否,在于你能否一眼识别聪明与蠢笨。这世界聪明的人总占尽了最大最多的便宜,但笑在最后的,也许是你所谓的蠢笨的人。

当你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认为聪明的时候,正是最愚笨的时候;而当你自我反省,自感太愚笨的时候,往往是聪明的开始。

聪明是笨者的自知之明并孜孜以

求,愚笨是聪明人的自以为是的而又自我闭守。

一个人的聪明盖不过集体的智慧,而一个人的愚笨往往也敌不过大众的痴蠢。

当你自认为自己无时无刻聪明绝顶时,你其实已愚蠢之极。

聪明的人最可贵的聪明之处,是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愚笨的人最可笑的愚笨之处,在于只得意于自己某些长处。

## 聪明与愚笨

安凉

